



遠 斐 著

解冻以后



解 冻 以 后

遂 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 · 北 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57 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724 字数 10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 $\frac{1}{16}$ 插页 2

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1800 册

定价 (5) 0.50 元

目 次

黎明.....	3
冬未去,春已來.....	7
友誼.....	12
追趕.....	17
夜航.....	27
樵蘆.....	42
年礼.....	51
入隊的第一天.....	57
解冻以后.....	74
“山东哥”.....	89
迷山.....	96
李來英.....	105
森林里的大夫.....	116
奔馳在草原上.....	133
在海島上.....	151

第一塊油砂.....	163
小青哥打虎.....	180
梅山散記.....	186
后記.....	193

黎 明

刘阿貴十六歲那年，为逃壯丁、避租稅，从外鄉躲到了这座山里。这座山呀，倒也不是窮山，山柴有的是，尽你去樵去賣。可旧社会那陣，到山下賣一担山柴，就要繳一升米的稅，这样，富山也被刮窮了。逃災避難來山里的人，都只好开荒种田了。刘阿貴也和所有的人一样，年年这样种，年年这样收，却从沒有見過什么人的地里能收一担零，也沒有想到稻田里还能种兩季庄稼。俗話說：“种了麥苗，丢了黃秧。”又說“手里拿了面餅眯眯笑，秋天地里見不到稻。”这不是在平原大川地上，刘阿貴和所有住在这兒的人，从來不曾指望吃麥面餅，也沒有指望过多收稻。

前年，这山窩窩里成立了勝利農業生產社。社長老馮过去打游击时是鄉干部，解放后任鄉支部書記，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回鄉組織合作社領導生產。从此以后，除了滿山坡撒滿了麥苗外，原來收一季的稻田里也开始种上了麥子，过去稻子只收一百斤，馮社長發現下雨天山水瀉下來时，直瀉过稻田，流到河里，把稻田里的糞肥冲走，所以

稻長不好，他就領導全社社員挖了條溝，把山水引着從溝里淌過。今年秋天，平均每畝田收六百斤。社員們為了紀念這亙古未有的大事，替這條溝起了個名字：“丰收溝。”

可是劉阿貴呢？卻還在社外領導着一個互助組。這個互助組離勝利社遠些，住在後面最遠的山上。當初劉阿貴也想入社的，組員都嫌路遠。今春擴社，劉阿貴又想併到社里去，組員也願意，但是馮社長卻說社還要鞏固鞏固，等先把前山附近的單干戶與互助組合了再說。昨天晚上，不知是那個組員聽到了消息，說縣委書記到了勝利社，是來討論勝利社轉高級社的問題的。組員們就為了這事，聚在劉阿貴家里，爭論的聲音沖破了屋頂，一直到半夜以後才散。

今天天亮以前，劉阿貴就起來了。門外白絨絨的濃霜，像條被子般蓋着大地。天亮前第一陣風吹過，綠色的麥苗就輕輕地推開身上的被子，伸伸腰，向留在天邊的星星點點頭，向快發白的東方招招手。劉阿貴裹緊棉襖，踏着霜濕的小草，匆匆向前山走去。他望着路邊濃霜下的麥苗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，說不出的嫉妒，更有說不出的期望。他今年六十五歲了，一貫倒也是起早戀黑地干活，可是從沒有像今天這末早。

他跨過了三個山頭，東方才發紅，就像淺紅的鳳仙花的顏色。他迎着紅光向山窩窩走去。在一片水稻田上面，有一條橫在半山腰里的水溝，這就是丰收溝。溝上面

有一座用竹子編的“社会主义大会堂”，那是勝利社今年分紅前修起來的。聽說馮社長就住在大会堂旁邊。

刘阿貴气喘喘地走到大会堂跟前，擦去額上的汗珠，就坐在大会堂側面的一个小門的門檻上，拿起烟來抽着。他眯縫眼睛，望着出巢的噦噦喳喳叫着飛着的麻雀。他想再过些日子，天空里就要沒有这些小东西了。世界是变得多快啊！……

小門呀地一声开了，馮社長的老婆周秀英出現在門口，刘阿貴霍一下站起來，周秀英被嚇得退后一大步，她還沒來得及看清刘阿貴的臉，還沒來得及問一声，刘阿貴已經冲進了小門，沒头沒腦地說：“社長呢？快救救我！”一边說着一边朝里冲去。周秀英一面解釋他們昨天开会到三更天才睡下了，一面跟在刘阿貴后面想阻攔他。

馮社長被驚醒了，急忙坐起來穿衣服，慌張地問：“誰呀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刘阿貴走到馮社長面前，把手插到棉襖的大襟里，激動地說：“再不答复我們，我家的鍋台也要叫人拆了，老婆也要和我離婚啦！”

馮社長抬起吃驚的眼睛，心突突地跳着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要鬧離婚？”

刘阿貴又重复地說：“你看怎么办吧，你再不答应，組員說要拆我鍋台，老婆要和我散伙了。”他从胸口拿出一張紙，向馮社長的床上扔去，頓了一下又接着說：“去年

把我們搬在社外，今年轉高級社還搬下我們？”

馮社長這才弄清楚是怎末回事，松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啊，是这个事！把我嚇了一大跳。”

周秀英也笑着說：“这也值得五更天候在大門口呀，真是痴了。”

刘阿貴一板正經地說：“馮社長成天馬不停蹄，我來晚了，到那條山溝去找他？再說，走社会主义的路，好比搭頭班輪船，寧早勿晚呀！”

馮社長拿起刘阿貴互助組的入社申請書，輕聲說：“等等，咱一起找縣委書記去，他就睡在隔壁。”

正說着，縣委書記的聲音从隔壁傳過來：“刘阿貴，今年縣的領導上不会再保守，不会把你們搬在社外了！”

冬未去，春已來

馮社長在縣里開了七天會，听縣委書記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。在這四十條綱要里，包括了農村建設中所有的問題。虧得黨中央和毛主席想得周到呀！而且消息來得這樣快，是省委書記去見了中央首長以後，經過縣里時親自傳達的。馮社長為社會主義的建設速度而驚奇，為四十條規劃中的美好遠景而高興，其中對失去勞力的孤寡實行的“五保”，更使他感動。他自己雖然還那樣年輕，可是一個社長，是應該為每個社員着想的呀！

這時，他揹着一條新棉被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當他拐進山溝的時候，聽到山谷里轟隆隆地粗渾的迴聲。他想現在在合作社的“大會堂”里，正是社員們文娛活動活躍的時候，他想，如果社員們知道了四十條綱要，准會把龍燈遊到山頂上去熱鬧一下的呀！

在朦朧的夜色中，他看得見面前重疊的荒山。記得老人們說過，在遙遠的年代里，這兒曾是翠竹碧林，可是連年的戰爭，使這兒變成了一片荒涼。雖則山上有永不枯干的天池，有清澈見底的龍泉，人們却在貧窮與疾病里受

着熬煎。現在向社会主义進軍的号角响了，不久，替代荒山野溝的，將是“河水綠油油，電力灌溉千萬畝，牛羊滿山溝，公路繞山頭，蘋果、板栗碰鼻頭。……”他不由自主地笑了，把披在肩膀上的新棉被一聳動，踏着輕快的大步爬向山頭。

山頂上，尖厲的風猛撲過來。他忽然想起在縣里听到的消息，二十小時內要來寒流，江南的氣候可能降到零下七度。社內的廣播機還沒有裝好，社員們一定還不知道寒流的消息，更不可能想到去解決才進社的鰥寡孤獨的困難。記得去年大雪封門，曾有几戶孤寡戶的草房被壓倒……，而今年，馬上要轉高級社了，毛主席的“五保”已經傳達下來了，難道還能再讓意外的情況，造成什么不幸的後果嗎？他在十字路口停了一下，沒有走向“大會堂”去，却拐到側面一條路上，迎着呼嘯的北風，轉向七里廟那方面去了。

風，像野獸，呼嘯着，奔騰着，山野都在顫抖。馮社長走得更急，心想必須先到老宋那兒去。老宋，今年六十七歲了，三十年前，他和所有的老人一樣，帶着一把鐮刀，一根扁担，從河南逃荒到了這兒，靠砍山柴渡日，但是砍一担山柴就要繳半升米給山主——鬼才知道這兒的山主是誰？干一天吃一天，碰着下雨刮風，就只好去向地主借米，借到一升半升，就永遠得听地主的使喚，哪天要你去幫忙，哪天你就得去。要是碰到連天陰雨，就揭不開鍋，端

不上碗。老宋就这样渡过了三十七年，冬天还混不到一件寒衣。誰也不关心他，只有山草野樹听他心里的話。他养成了孤僻的脾气，終日不言不語。解放以后虽然分得了土地，他那不受說話的孤僻性情却是沒有改掉。前兩年成立社，他因为老弱沒有進社。今年他又病了一場，但終算把他吸收進社了。……这时候，老宋在干什么呢？也許，像往年一样，在那透風的茅草屋里，燒着一堆枯樹枝烤火，烤完火把火灰扫尽，就躺在热土上度过長夜？不！这样是不行的。馮社長在心里决定了，先把自己的新被送給他，再去動員社委社員，解决其他几戶新社員的困难。

他走到老宋家門前，推开那低矮的小竹門，門里閃着一堆熊熊的火光，反而使得他什么也看不見了。他听到从火苗后黑暗的角落里傳來了副社長和社委們的細語，一刹那，他心里緊張起來了，以为是發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了，就冲口說：“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呀？”

“啊！馮社長回來了！”李副社長在黑暗的角落里站起身來，在火光前看到馮社長緊皺的眉心和驚奇的眼睛，也感到有些意外，着急地問：“怎么到这兒來啦？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你們怎么全在这兒呢？”

“來看老宋的！”

“老宋怎么样？”

“等等，我在換棉褲呢！”老宋粗啞的嗓音从角落里傳

出來。馮社長這才放下了心。

“你們還不知道寒潮要來吧？今晚要降到零下七度！快給幾個老弱的新社員解決困難，我這被給老宋吧！”

“啊！你這消息是去年的黃曆了。”袁會計幽默地說着，也从那邊屋角里聚到火邊來。

馮社長甩下背着的棉被，社委們的話使他驚奇了。

老宋突然從人背後擠過來，把馮社長拖到自己的舖跟前來，指着舖上鋪着厚厚的一層稻草，和一條半新的被子叫他看，又撩起自己的破旧的棉袍，露出一條棉褲，又把才脫下的一條補釘搭補釘的單褲捧着，激動地說：“馮社長，你不在家，社員們替我安了家。這是你老婆送的，這是袁會計送的。啊！啊！我一輩子沒個家，到現在快入土了，倒有了家了！……”他那花白的鬚鬚上澀着唾沫，眼睛里閃着淚花，最後又補充了一句：“可惜，家來得太遲了啊！”他的這幾句話比他一輩子所說的話還多。

“不要緊，你還可以活二三十年，還可以享享社會主義的幸福！”馮社長說。

“不！不是！我是說我不能給社會主義多出一把力。剝削大家的，我過不去。……”

“啊！沒什麼！你在社里好好干吧！將來實在做不了活，社里還保你吃、住、穿，死了我們挑個地方葬你……”

“到那時，把死了的老人也聚在一起，也搞個集體農莊，老宋，選你當那個農莊的主席，怎樣？……”袁會計總

是想得快來得快，大家被他的話逗笑了。

老宋也笑了，他說：“我把社內的牛養得肥肥胖胖，也立個功，學點經驗，去當那個農庄主席吧。”

“怎么，你們從哪兒知道這些的呀？”馮社長奇怪家里的人怎么早知道了四十條綱要里所規定的事情。

“你走了，我們的廣播器裝好了，我們听了省委書記的傳達報告，早討論開了，就等你回來。”

真想不到，事情發展得要比自己想的快得多。

“明天，縣農建科要派水利干部來，還要來看我們筑的小水庫呢！”

“我們在家談了，準備把前河的水跨過山，灌溉后山的一千畝地，再把山頭天池里的水，飛過小山，灌溉中山里的一片稻田。馮社長，我們這兒以後再也不怕澇，也不怕旱了呀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興奮地談起來了。

“快，讓宋大爺休息，咱們到‘大會堂’去研究工作！”馮社長雖然疲勞了，很需要休息，听了這些話以後又振奮起來了。他揩上被子，正想走時，又被老宋干硬的手緊緊拉住了。老宋激動的嘴唇抖索着，兩頰緋紅，襯着花白的鬍子，顯得年輕多了。

這時，屋外的狂風雖然還在呼嘯，但是，春天的溫暖已經來到了這兒，來到了荒僻的山野，來到了沒人照顧的老人的茅屋里……。

友 誼

老人鄧槐珍正搖着船，船里裝滿了小豬。他被冰涼的雨點淋得有點不耐煩。他出門時天上並沒有雨意，竟連蓑衣笠帽也沒有帶來，現在棉衣都被淋濕了。他很希望快點把船搖到目的地，快點把豬送給水龍口農業合作社，更快地帶着山柴回到自己社里去。他五十多歲了，從來很少出門，這一回社長偏偏看中他，要他把豬子送給兄弟社，偏偏又遇上了雨，他實在有點懊惱。

他更用力地搖着櫓，使得船擺動得很厲害，連老行船的周洪大都站不住了，他驚奇地轉過身來，寬慰鄧槐珍說：“看樣子天快晴了，轉西風了。”

“轉不轉風頭隨它吧，也快靠岸了！”鄧槐珍是個輕易不說話的人，平時總喜歡瞪着兩隻眼睛，猜測人家話音後面隱藏着的意思。這時，他猜出周洪大是在舍不得自己船上的櫓，怕他把櫓搖壞了。他就順水推船地說：“我歇歇，你來搖。”

船靠岸了，雨還沒有停。水龍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早在河邊的土庫里等着了。船一靠定，社員們

湧上船來，七手八腳地掀着蘆蓆、稻草，像相看新娘子那樣，爭着看送來的豬子。……

鄧槐珍站在船頭上，見水龍口社的社員一忽兒掀開蘆蓆，一忽兒蓋上，一忽兒又去捉豬，毛手毛腳地一點不心疼小豬，好像豬子不怕冷、不怕雨似的。他心裡有點生氣，臉上顯出冷冰冰的樣子，幫着往裝豬子的籬筐里墊好干草，又用干稻草替豬子蓋嚴實。望着這些社員把豬子挑上山去，鄧槐珍就對周洪大說：“這些豬子送到這兒來，不活受罪？全是毛手毛腳的二楞子！”他望着荒禿禿的山頭，眼珠子滴溜溜掃了一下，又嘆口氣說：“瞧，這山窩里能有幾戶人家，倒養這許多豬。”

“本來嘛，山區人少地多，養豬最好。”

“好！好！我們要能養這兩窩豬，能踏多少肥料！偏把豬子送到這兒！瞧瞧，野風有多大，淒苦得很了，豬子也養不大。”

周洪大笑起來了。他笑鄧槐珍怎麼知道豬子也怕淒苦，而且豬子養大養不大，反正賣給人家了，管它呢！他只好隨口說：“上面的計劃總有道理。”

現在不下雨了。要把船移到后山濱去，等着裝山柴回去燒。想到山柴，鄧槐珍心裡也不痛快。心想：我們的社長也太過於精打細算了，把全社的稻草都送到造紙廠去，社員們只好買山柴燒。連下了兩天雨，樵下的山柴能放在哪兒呢？聽說這兒的合作社總共才六十七戶人家，還

分散在四条山溝里，房子又不多，哪有堆柴的地方？那几千斤山柴还不全是湿的？湿还不說，又怎么过秤？回去怎么分給社員？也許要等到天晴，把山柴晒干了过秤才能回去……。

船搖到后山濱，河濱里停着一只裝滿了东西的船，盖得很嚴实。鄧槐珍还没等看清那只船里裝的什么，水龍口社的李副社長就跳上他的船來，拉鄧槐珍、周洪大上山去吃飯。鄧槐珍在船上早做好晚飯了，上山的路滑膩膩的，真不想上去，尤其想到自己社里的十來条猪子賣給了他們，他們倒可以增加肥料下地，而自己社里的猪却少了，肥料也减少了，怎么能达到千斤社的要求呢？所以他别扭着不想上山去。可是抵不住李副社長又拉又拖，也只得上了岸。

吃过飯，天放晴了，西边露出了太陽。李副社長帶他倆去看他們的猪圈，羊舍，牛圈。鄧槐珍看到新盖的洋灰地猪圈，圈里养得滾圓肥胖的猪羣，非常驚異。一位老飼养員正在扫猪圈、垫草，所有的猪就乖乖地站在一边，等草鋪好了，猪就欢蹦乱跳地在新草上玩兒，它們好像是听得懂这位老飼养員的話。鄧槐珍看到这些猪吃的全是热乎乎的山芋，羡慕得不得了，悄悄对周洪大說：“咱們猪就缺飼料，有这么多山芋吃，猪还能养不好？”

周洪大也悄悄說：“我們那兒人多地少，哪有地方种猪飼料？”